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隍雨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隍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隍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

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隍字寧可混揉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別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宋祁云

決錄浙本
作快欽

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

秋

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宋祁云俠字上疑有游字

以明經為議郎至符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甸甸有數千

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

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師古曰社木
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

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

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

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

師古曰僵偃也偃卧於地音居羊反○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

非人力所為此當

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

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

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

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

賢人禮以帝位

師古曰禮古禪字也

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

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

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
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
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
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
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
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

○宋祁云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字長公初
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作升澄反

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宋祁云王字下疑有時

字

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

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

異後事簡卿

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姦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

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師古曰每出游戲也

勝當乘輿前諫

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師古曰之

往也○宋祁曰輿

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

字下疑有車字

音之
欲反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

言
○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廼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

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
○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

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
為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安世大驚

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師古曰卒

終也
○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

事東宮太后省政

師古曰省視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

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

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宣帝初即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

廟夙夜惟念

師古曰惟思也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

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

○劉奉世曰氐羌不在南恐誤

昆明甌駼兩越

師古曰甌駼皆越號

東定歲貉朝鮮

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穢字同貉

音莫

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

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

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

○宋祁曰周之

後越本師本無之

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

師古曰况賜也

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

神人

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

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

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

下虛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

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師古曰畜讀曰蓄

亡德澤於民不宜為

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

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

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

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丈始

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孔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

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

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十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

宋祁曰曩字疑作廼字

其與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母有所諱因大赦

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

師古曰見於天子

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

上聞而讓勝

師古曰讓

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

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

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

師古云通謂陳道之也愆勝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師古曰解

說其意若今義疏也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

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

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

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

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

建字長卿

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

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

采獲

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宋祁曰注未當有之字

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

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

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宋祁曰注

顯字下當有音專字

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

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

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

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字贛

師古曰贛音貢

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師古

曰共

讀曰恭

○宋祁

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

云王字上更有梁字

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

師古曰以其常先

賊者不敢起發

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師古曰以其常先

為他官也

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

師古曰依

其秩○宋祁曰注

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宋祁曰別本

作六十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

四卦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

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

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

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

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

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

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

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

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

上

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師古曰溫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碎

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時部刺史奏

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

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

顯友人五鹿充宗

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

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

師古曰卒終也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

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

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

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鉉改往知來非是

房因免冠頓首曰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

師古曰視讀曰示

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

石隕夏霜冬雷

師古曰雷雷字

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

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上曰然幸其瘡

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

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

於往日又不

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

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

師古曰如若也

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師古曰圖謀也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師古曰言已曉此意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

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

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壅

石顯五鹿充宗皆

疾房欲遠之

師古曰出之令遠去

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

師古曰立議云

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以下

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

歲竟乘傳奏事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

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

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

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

于消息也○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

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

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

也郡守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

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

色

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攽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

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師古曰覆掩蔽也

已卯

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

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臣前以

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

師古曰道

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

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

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

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

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

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

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趣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

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憂責也

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

師古曰塞亦當

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

師古曰陝弘農

之縣也音式冉反

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

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

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

此陛下欲

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

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

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

相薄

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

此邪陰

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

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

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

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

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

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

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跂反

邪說雖安于

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

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

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

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

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

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

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

師古曰恐不可也

博曰前楚王

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

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

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

師古曰韋玄成也

此尤不欲行考功者

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

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
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
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
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徵司具知之

宋

祁曰與疑作
予下文同

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

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
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
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

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

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

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

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

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

愚為用

師古曰鄉讀曰嚮

若廼懷邪知益為害

○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知

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

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奸則貪而

無厭故為貪狼也

○宋祁曰注文故多奸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奸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

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

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

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

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

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

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
 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
 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
 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
 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劉攽
 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
 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
 使自儆爾故當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
 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
 亦用辰丑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南方火

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
 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喜

行寬大已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

利刃所加無不寬
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

吉日庚午

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

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

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
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

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

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大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曰公正

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

師古曰諭謂曉解之

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

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

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

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

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

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

張晏

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秘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來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

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

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為

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

故侍者為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

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

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
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
卯為邪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以

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

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
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
何以知之見者以大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
正未反我小邪故也

見者反正

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

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
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
者以大邪未反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
我小正故也

子時十二時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日加之行過也

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

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

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宋祁曰興疑作與字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

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

壬主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姦和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明主所

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上繫之辭師古曰易

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
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
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
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
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

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

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

師古曰獮音桓○劉奉世

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按地理志獮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

城郭官寺及民室

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

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

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焉惜怛於心

師古曰惜音千感反

已詔吏虛倉廩

開府臧振掾貧民

師古曰掾古救字

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

師古

曰茂勉也

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

失靡有所諱

師古曰悉盡也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

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

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

師古曰視讀曰示下類此

聖

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

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應劭曰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春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

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

是

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

方

師古曰燭照也

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

貧賦醫藥賜棺錢

師古曰賦謂分給之

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

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

月之交篇

師古曰小雅篇名也

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

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

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

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

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

王位

張晏曰春也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窟廩開府陰氣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

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

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

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

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

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

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

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

師古曰言絕男女之

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

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

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

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曰注

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唯陛下財察

師古曰財與裁同

明年夏四月乙未

孝武園白鶴館

○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

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

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

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

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

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

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

上復延

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

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

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未久

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讀與由同不改

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

道聖人美之

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底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

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

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

和百姓洽足

○宋祁曰洽疑作給

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

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

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

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師古曰鄉讀曰

嚮介隔也礙也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

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

師古

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

陛下共已亡為

師古曰共讀曰恭

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

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

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

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

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

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師古曰讀曰蓄次下亦同

臣聞

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

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

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

天下甫二世耳

師古曰甫

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

若殷王紂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虘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

其詩

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師古曰詩

大雅大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天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

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

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

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

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

雖

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

師古曰召讀曰邵

今東方連年饑

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

色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

師古曰比頻也溷絲汙也音下頓反

此言之

師古曰絲讀與由同

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

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

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

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

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

然後大行考室之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

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王之詩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亡以加

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
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
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
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
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
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
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
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
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
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
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
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

明

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
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

蓋言紫宮極樞通位

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
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
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太

微天之南宮也四
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

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
及樂緯也孟說是也○劉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

經蓋謂二

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

十八舍
夫張故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

言也
微輔

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

佐也
轅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

也
色不貴之也
易弋二反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

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任佗

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諛諛小善也佗佗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揚

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

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

無反者諛音踐佗巨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

乙反又音牛乞反

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尚猶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

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

用之卒

成霸業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

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

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厯象日月星辰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

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

謠及興人之誦

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

之先見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

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

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

明

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

也

師古曰將引致人寇也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

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應邵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此獨未效間者

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

直用反旁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

薄即反

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

日數湛於極陽

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

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師古曰錯雜也

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宋

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康曰黑

初曰正文河字下疑有决字

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

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

孟康

龍見井中幽四之象也

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

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

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日蝕有背鄉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

此亦

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

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

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

故屬者頗有

變改小貶邪猾

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之欲反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

師古曰精謂光明也○宋

此皇天右漢亡已也

師古曰右讀曰

祁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

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

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宋祁曰注

文言字下當有諸闡茸佞調抱虛求進

師古曰闡音吐臘反茸音人勇

賞公養士四字

反調古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

○宋祁曰聞皆字當改作聞

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

師古曰趨字與

躍同湛

為主結怨於民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宜以時廢退不當得

讀曰沈

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

鐵易土耳先冬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防省池澤稅以助

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

韓放

服虔曰姓名也曉水

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

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

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

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

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

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

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

自效師古曰比類也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考之文理稽之

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

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

成象故曰縣象也

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

之表也

師古曰晷景也

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

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

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

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

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

感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

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

曰營謂統也○宋

祁曰謂統惑之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瘡

師古曰瘡與愈同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

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

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

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

位誠皇天之禁也

○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

辰放流

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宋祁曰注天中陰

得施也當作月陰桀得施也

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聞者太白正晝

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

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

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

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

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

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過軒轅上后

受氣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

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

星皆失色厭厭如滅

鄭氏曰厭音縻桑之縻師古曰音烏黠反

此為母后與

政亂朝

師古曰與讀曰豫

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

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

師古曰杖謂倚任也

屋大柱

小可為寒心

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

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

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

也彊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

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

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

共政相留於奎婁

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之營惑

往來亡常

○劉攽曰營當作焚

周歷兩宮作態低仰

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大微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

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蕪林曰常占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

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

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

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

張晏曰黃

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

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眚亂不成也熒惑

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宋祁曰注末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佞巧依執微言毀

譽進類蔽善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

太白出端門

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

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

不以時解其憂

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宋祁曰注末當有細字

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

滅消散積惡

師古曰滅與穢同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

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

師古曰第與字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

篤右陛下也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

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師古曰虞書舜

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

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浙江本

作春月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

季夏舉兵法

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電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

罰

○宋祁曰罰疑作誅

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

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

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師古曰此艮卦

象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

書曰敬授民時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

之命不可不敬也

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

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師古曰枹擊鼓

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

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

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

玄武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孟康曰娶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

始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

絡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

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

為民害

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

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

此詩所謂燬燬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者也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燬燬光貌寧安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

又沸騰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

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

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

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

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

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

陵夷

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

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

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

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

可使為君子

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

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

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

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

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

師古曰不敢出言也

邪偽並興外戚顯

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

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

之敗誠可畏而悲也今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

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

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

師古曰遣以視天歸農業

下

師古曰視讀曰示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

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

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是反思之○劉歆曰行一覆字

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

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

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

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

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

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

夏賀良容丘丁廣世

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
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

東郡郭昌

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
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
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
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
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
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
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

疾變異屢數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

且亡

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宋祁曰下得字可刪劉敞曰得道不得行下得字

行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

其有益

師古曰幾讀曰冀

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

○劉敞曰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

而終其命也○宋祁曰南

言大運宣終更紀天元人元

今浙本命字上有願字
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

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

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

師古曰言山崩川竭

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

師古曰仍頻也○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逆字

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師古曰慮漸滅亡也

惟漢至今二百載歷

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師古曰右讀曰

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

朕之不德曷

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

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

師古

曰自若言如故也

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

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

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

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

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

師古曰幾讀曰

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

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宋祁曰

為字當

作謂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師古曰唯赦令不改

餘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

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

執左道亂朝政

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

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師古曰幽

深贊明也○宋祁曰注

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

文幽深下當有也字

而聞

師古曰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已矣

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

漢興推陰

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

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

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

師古曰仿

讀曰髣佛與髴同

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於力反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

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
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上繫
辭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故贊引之也

前漢書卷七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睦弘傳從嬴公受春秋○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故弘書稱先師董仲舒也

至符節令○按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

漢家堯後○

臣召南

按以漢為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

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之本

京房傳補小黃令○地理志小黃縣屬陳留郡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胡三省曰刺史各部一州故曰

部刺史

今為治邪亂邪○

臣召南

按通鑑考異曰故資政殿學

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
亦極亂爾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據此則古本無亂
邪二字

翼奉傳與蕭望之匡衡同師○

臣召南

按儒林傳其師

東海后蒼也

詩有五際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臣召南

按孔穎達詩疏曰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

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
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
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
亥又為天門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
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据此則五際
不言戌而亥為二際矣但緯書怪妄百出其是非初

不足辨

李尋傳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臣召南

按孺字誤也据

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即張無故而舉其字當云張子儒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為孺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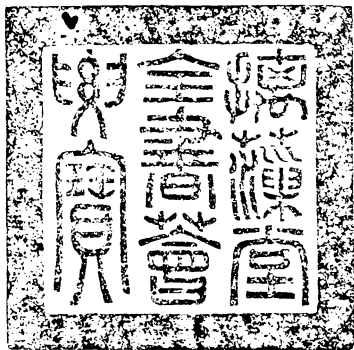
五經六緯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師古用孟康說而劉歆駁之謂正說星宿何故忽說五經其論甚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歆亦未嘗指實也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云云○通鑑考異曰按公卿表
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
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矣

歷紀開元○哀帝紀作歷數開元未知孰是又夫受天
之元命紀作夫基事之元命

贊哀平則李尋田終術○田終術見翟方進傳又見王
莽傳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膳錄監生 臣 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六



詳校官主事銜_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一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故屬河間

師古曰言

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察

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孟康曰墻臧上也師

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當有解字

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宋祁云建浙本作及

於是收案

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劉

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是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

曰逆取曰篡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

狀之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

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

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宋祁云原褚當作原氏褚氏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十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

中可使者獎屬而使之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

泄其語令相怨咎

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

又教吏為鉅箒

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箒竹箒也如今官授密事箒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

而不可出或鉅或箒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箒音同

及得投書削其主名

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結

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告訐音居

又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而相斥疑作告而相斥

廣漢得以為

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師古

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

○宋祁云景本有遣

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為長楊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

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

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

安尉而薦達之

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十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

願為用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壘仆音赴

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

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

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使對者

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鉤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師古曰賈讀曰價

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

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

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

有頃廣漢

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

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

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

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

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

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

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

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

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

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

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

其後百石吏

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

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

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

廣漢歎曰亂

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

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

師古

曰識天子意也

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

入其門庾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

師古曰庾

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

門或無其字

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

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

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

專屬彊壯逢氣

師古曰逢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

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

○宋祁云史越本作

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

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

師古曰案致其罪也

尉吏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

文穎曰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吏越作史

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

即訊

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

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

後以他法論殺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

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

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絮齋

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

師古曰風讀曰諷

欲以

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

○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

怒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

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
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
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

宋祁曰突字新本添

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

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咎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

除騎士乏軍興數罪

師古曰斥除逐遣之

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

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

師古曰兄讀曰況

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

師古曰喜許吏反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

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

師古曰變亂也

及翁歸為市吏莫敢

犯者公廉不受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注末也字可刪

百賈

畏之後去居家

○宋祁云浙本作家居

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

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

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

師古曰敖

讀曰傲

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

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

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

○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

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

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

十八縣分為兩部閔孺部分北

師古曰閔姓也音宏

翁歸部分南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

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宋祁曰中

字一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師古曰邑

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

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

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

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

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鄭許仲孫

師古曰鄭縣之豪姓許名仲孫

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

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比謂左右相

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伍保也比音頻寐反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

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

音許反使斫莖師古曰莖斬芻音千卧反責以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

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

曰鈇斫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莖為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劒鈇皆失之也京師

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為最也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

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為謙字甚得

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

師古曰右猶上也

不

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師古曰鄉

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
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

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

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

也日者燕王為無道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身彊諫為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

死故以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

為喻也

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

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

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

問以謠俗民所疾苦

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為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

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為吏民行喪嫁娶禮

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

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數年徙

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

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

師古

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

春秋鄉社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

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趣鄉

讀曰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率

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

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藥反皆便安之接待下

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

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

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

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

遣吏鑿治視

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

厚復其家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

師古曰令定其罪名

而更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

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

師古曰微無也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

因自達故代卒

師古曰代人為卒也

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其後亦同

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

所益重為煩擾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

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

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

老孝弟受其恥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

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

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

○宋祁曰自字疑作同字

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

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

表勸悔過從善之民

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

延壽乃起

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

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誑也

延壽代蕭望之為

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

為更大赦不須考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祁曰

越本景祐本無事字望之因令并問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

上故忌害之
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

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

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

師古曰每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畫

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紬方領

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駕四馬傅總建幢檠

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繒飾鑣鑿也建立也幢旌幢也

師古曰幢麾也榮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縹為之幢音大江反榮音啟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

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鼓車歌車孟康曰如

職反○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叢字職反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榮

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

浪音步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

服虔曰噉音咷呼之咷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它鈞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

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韣羅後師古曰韣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盛弩

箭箠也師古曰鞞鞞即兜鍪也蘭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

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延壽又取官

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劔鈎鐔放效尚方事

師古曰鈎亦兵器也似劔

而曲所以鈎殺人也鐔劔喉也又曰鐔似劔而小

鐔音淫又音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

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徭同○宋祁曰繇字下疑有役字

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

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秦進也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

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為吏以已為戒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

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

師古曰鄉有秩者尚夫之類也

察廉

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

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

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

今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

改易視聽欲急聞見
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寢而昌邑小輩先遷

李奇曰挽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
輦小臣也

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

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
正不阿也

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

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

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故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

晉

師古曰衰音初為反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

○宋祁曰疇其庸浙

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延及

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

此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

師古曰著盛衰之迹

譏世卿最甚廼者

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

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

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

了音他反

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

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
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
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
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

朝廷不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

師古曰言失計也

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

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

○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

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

守遠郡其路無由

師古曰直讀曰值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

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師古曰眇細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

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

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
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
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
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
政事疊疊不舍晝夜

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尾

羣臣有司宜

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
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

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

師古曰年穀頻不熟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

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

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

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賜黃金三十斤

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

師古曰懲止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

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

調補縣令然則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三輔尤異如此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

師古曰歛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

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

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絕者欲者

師古曰者讀曰嗜

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畱又音楚疑反輶音

步千反又音步丁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文穎曰謂衣表結束綢繆

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亡蚪反

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

不從恣之義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

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后姬得

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祁曰臣字可刪

臣敞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師古曰比潁也

更歷也音工衡反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

師古曰寔漸也

長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

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

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

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

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貰緩也把執

持也音布馬反

令致諸偷以自贖

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

偷長曰今一

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

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

敞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汙其衣裾

師古曰赭赤土也

吏坐里閭閱出者

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汙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

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

從木也

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

曰晉說是也

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

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

師古曰浩大也穰盛

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

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

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

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

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璣曰在章臺下街也

使御史驅自以便

面拊馬

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

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妩

應劭曰妩大也孟康曰妩音誦北方人謂媚好為誦畜蘇林曰妩音嫵師古曰本以

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

有司以奏敬上問之

宋祁曰嫵音嫵媚之嫵嫵音舞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宋祁曰或無終字

敬與蕭望之于

定國相善始敬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

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
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
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而敞奏獨寢不下

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

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

李奇曰絮音拏

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

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

敞聞

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

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

○宋祁曰當添為舜臨當出死

尚使

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

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舜家載尸并編敝教

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

自言使者使

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

欲令敝得

自便利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

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

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

命

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枹鼓

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

在所召敞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敞身被重劾

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

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祁曰當添為上書謝曰

臣前幸得備位列

卿待罪京兆

○宋祁曰當作京兆尹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

素所厚吏數蒙恩貸

師古曰貸音土帶反

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

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傷化薄俗

○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

臣竊以舜無狀枉法

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

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

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

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

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

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

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

師古曰一乘車為兩也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

重轅中

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即今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勢音扶分

反○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宇

敞傳吏皆捕格斷頭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

捕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

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

○宋祁曰當作

徙守太原滿歲為真太原郡清

○宋祁曰當作郡清靜

頃之宣帝崩元

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

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
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
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
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

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纁累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鴈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鴈為名耳師

古曰晉說是也纒即今方目紗也纒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

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

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

羊澤中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

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

對

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

太守竒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

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

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如淳曰漢

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予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

曹非是

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

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

數

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

如淳曰本西號也屬右扶風

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

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笞我

○宋祁曰
妬當改作

詒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

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此晉灼曰歐陽尚書有
造獄事也師古曰

非常刑名造
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

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

供張如法而辨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劉攽曰自

長安上雍不過虢過
美陽虢字是史氏誤

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

師古曰城
謂縣城也抑

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

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

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

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祁曰浙本

無則字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闡門櫪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

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

○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

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

師古曰汚濁也

不軌不修法制也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

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丞戒之戒之

○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相隨入獄矣

師古曰意丞教戒張

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

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

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

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

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

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

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

師古曰未列上於天

也子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

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宋祁曰刊誤改媚作郿

遷

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

折阪

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郯山名也師古曰郯音來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

師古曰乘登也

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

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

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

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頻坐以王得罪

及尊視事奉

璽書至庭中

○宋祁曰庭當作廷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

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師古曰相

鼠鄙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

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

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王怒起

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
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
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
貴安能勇

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
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如尊乃勇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

刀

師古曰陽
為好語也

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

師古
曰視

讀曰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

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

也謁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

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

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

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

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

僕

師古曰皇
后之屬官

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

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

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撥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

書皋陶謨也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

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

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

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

曰鄉讀曰鄉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

時百官共職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頓寐反○宋祁曰浙本作相

比詐又注文
添比比周也

動不中禮

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

亂朝廷爵秩之位

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

臨到

○宋祁曰行臨到當作行臨時

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

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

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

師古曰重難也

乃

下御史丞問狀

○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

前事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

猥歷奏大臣

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

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污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

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

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

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

為吏民

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

師古

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穀下

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

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

師古曰視讀曰示

獨選賢京兆尹

○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

乃

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

○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

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

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

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

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

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

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

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

師古曰當即發也

尊又曰詔書無京兆

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干人以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

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

許仲家十餘人

共殺賜兄賞公歸舍

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

吏不敢捕尊行縣

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

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

○宋祁曰中諸本皆改作忠謂張忠也

外

為大言倨嫚嫺上

師古曰嫺古諛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

威信日廢不宜

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古師

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

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

○劉敞曰日當

作曰著字衍劉敞說同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

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

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

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

羣盜竄彊吏氣傷沮

師古曰竄

並也沮壞也音才汝反

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

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

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師古曰效致也

斬其首而致之也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強長

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

蘇林曰萬

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
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予按注意正

大當依校本作箭張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
禁注中悉作箭乃安

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

狼更數二千石二年莫能禽討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宋祁曰今越本無

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師古曰釋

解也音懌說讀曰悅○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

釋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所稀有

○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

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

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祁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違

○宋祁曰浙本作庸

韋注云

象恭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

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

楊輔

○宋祁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

利家利家猝搏其頰

師古曰猝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

兄子閎拔刀欲

剄之

○宋祁曰剄一本作刺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

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

○宋祁曰浙本無為字

傳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
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

曰浸潤猶漸
染也復報也
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
杜郵地名在咸陽也
吳起為魏守西河

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閒音公覓反
秦聽浸

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

也砥音指首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宋祁曰浙本作討不制之賊
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

國家爪牙之吏

○宋祁曰江浙本只作誠國爪牙之吏

折衝之臣今一旦

無辜制於僥人之手

○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

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

州也○宋祁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惡劉奉世曰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龔滔天也

無所陳怨懣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宋祁曰注文當添作期

也期年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

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

庸違

○宋祁曰違當依前注改作韋

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審如御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張晏曰孔子誅正卯於兩觀之間

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

○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

不可但已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

也止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

師古曰詆毀也

亦宜有誅以

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師古曰懲愴也

唯明主參詳使白黑

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

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

躬率吏民投沈白馬

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

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

因止宿廬居

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宋祁曰邵本無尊字

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疑有尊字

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祁曰浙本英作莫

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與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

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
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
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
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
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
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
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
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

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與妻決涕泣

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

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

如淳曰激

屬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仰仰頭為健○宋祁曰印音昂為是

乃反涕泣何鄙也後

章仕宦

○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

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

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

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

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

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

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閤因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

素剛先死者必君

○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明日問之章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
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
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
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
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

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

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

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師古曰墮毀也

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

師古

曰衍衍彊敏之貌也音口翰反

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媿之名

師古曰媿古情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

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前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注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

臣召南

按惠紀作斥上亦作斥土而張湯傳作方中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云云○通鑑考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廣漢竟坐要斬○通鑑考異曰廣漢死在元康元年本紀作二年誤也

尹翁歸傳河東二十八縣○臣召南按地理志河東郡

統縣二十四自安邑至騏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誤

案致其罪高至於死○顧炎武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矣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岑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為執金吾元延元年為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

韓延壽傳修治學宮○按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

然諸本並誤耳

行縣至高陵○

臣召南

按地理志高陵雖為左馮翊首

縣而非其治所趙廣漢傳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

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胡三省曰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臣召南

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胡三省曰西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劉放曰虢字是史氏誤○臣

召南按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

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按攷及
炎武並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
自有虢縣也據地理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
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即今鳳
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周之
虢國東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
弘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

白馬三老朱英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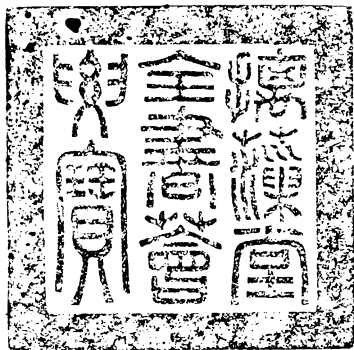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五行盧所以居罌刊本盧訛廬今
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眇音他了反刊本眇訛眺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應劭曰刊本劭訛邵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六行說讀曰悅刊本悅訛說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